

乡村记忆

看牛信

叶展韵

我的家乡在牙山脚下的一座小山村，名叫大泊子村。我小的时候，农村还是大集体，村里有四个生产小队，每个队都饲养了十几头牛，由两个看牛信每天把牛群赶到山里吃草。

看牛信也叫老信，人们通常根据看牛经验的多少把看牛信分为大老信和小老信。大老信是师傅级别的，小老信是徒弟级别的，小老信要听从大老信的领导。上山的时候，大老信在牛群的前面引路，傍晚下山的时候也是，小老信则跟在牛群的后面帮忙赶牛。每天打梆子也是小老信的活儿。大老信手中拿着一根棍儿，既用来指挥牛群，也用来教训不老实的牛。

从立夏开始，每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从村西头的老槐树下就会传来清脆的梆子声：“梆！——梆！——梆！对！——梆！对！——梆！对！……”梆子声声，顿挫有致，轻重缓急分明，节奏感强，如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一般清脆响亮。那是老信敲的梆子声。

梆子之所以声音响亮，是因为梆子是用梨木做的。找一段直径十二三厘米粗的梨木，长一尺左右，两头堵住，中间掏空，在底端留一个小洞，用来镶嵌梆把，这样的梆子敲出来的声音格外清脆响亮。如果找不到梨木，也可以用枣木或者杏木。农村家家户户街门的门门一般都是用枣木或杏木做的，一打门门，“亢”的一声，声音也极其清脆响亮。

听到老信的梆子声，四个生产队的饲养员就会把牛栏里的牛解开，一起赶着送到大槐树下。老信是不去帮饲养员解牛的。

牛都到齐了，大老信把手中的棍往前一指，领头的牛就会在前面领路，后面的牛也会一头一头地跟上，悄无声息，配合默契。队伍排列整齐，沿着山路迤迤前行。大老信两只胳膊拦腰别着棍儿在前面引路，小老信在队伍后面看着牛群，向山里走去。

夕阳西下，倦鸟归巢，牛在山里吃了一天的草，在老信的带领下，要下山回村了。牛群一进村，老信的梆子就会又响起来：“梆！——梆！——梆！对！——梆！对！……”

听到梆子响，各个生产队的饲养员都会来到大槐树下，把自己队里的牛赶回去，有点“各找各妈”的意思。

牛上了栏，晚上开始反刍，也就是回嚼一天吃的草。有的牛尾巴长，尾巴上的毛缠绕在一起，这样的牛拉犁有力气，晚上回嚼的时候也有劲；有的牛尾巴短，尾巴上的毛散开，这样的牛力气就差一点。这样的牛下坡行，上坡不行，没有劲头，回嚼的时候劲头也不大。

看牛信光会看牛还不行，还要会编织蓑衣，不然，下雨天在山里只有受罪的份儿。有一首顺口溜唱道：“小老信，没好命，下雨天，钻牛腩。”说的就是不会编织蓑衣的老信的情况。蓑衣是用一种叫作软秸（音，也有叫秋蒲的，学名菖蒲）的植物编织的。用软秸编织的蓑衣密不透风，下雨天戴着斗笠，穿着蓑衣，雨淋不透，穿着还暖和。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

细雨不须归。”唐朝诗人张志和说垂钓的老翁下雨了也不回家的情景，用在老信在山里雨中看牛的形象也适用。歇晌的时候，老信把蓑衣铺着一半，盖着一半，躺着休息，舒服极了。软秸这种植物比较柔软，旧时有的人家冬天砍柴的时候就是用这种软秸捆绑。捆草的时候在水里淹一下，软软的，长短也正合适。

我们村里雇的大老信是个老头，看牛的技艺高。他家在连家庄乡大帽顶村，姓刘。因他的一只手长有六个指头，人们给他起外号“龙爪”。大人小孩都喊他“龙爪”，他也不恼火，只是微微地笑着。他留着小八字胡，精神矍铄。他看牛的技艺能高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么说吧，哪一头牛嘴馋，哪一头牛老实本分，他心里明镜似的。到了山上，有的山沟栽有庄稼，他用棍一指，老实本分的三五头牛就会过去，老老实实地低头吃草，地里的庄稼它们是连瞅也不瞅的。等这三五头牛把草吃得差不多了，他再用棍一指，这三五头牛就会乖乖地转移阵地。如果有不老实的牛偷吃庄稼，他能一石头打得牛把嘴里的庄稼吐出来。他发石头的手艺很准，指哪儿打哪儿，百发百中。傍晚，他和牛群一进村，常常一群小孩子跟在他的身后，起着哄高声喊道：“看牛信，发石头，打你姥姥的脚趾头！”村里先后跟着他帮群（帮忙看牛群）的三个小老信的名字都带有一个“国”字，他得意洋洋地逢人便说：“大泊子村也不知道有几大‘国’，光我自己就用了三大‘国’。”有一个小老信在看牛时注意力不集中，有一头牛偷吃了庄稼也不知道。他对小老信旁敲侧击地说道：“这头牛就是不吃人，要是吃人，它连人也能吃了。”意思是说小老信没有用心看牛，眼力不够用。还有一个小老信，下雨天在一头牛肚下避雨。他发火了，把小老信好一顿骂，说：“你不要命了拱在牛肚子下面避雨？下雨淋点就淋点，怕什么？要是牛给你来个急的躺下了，你的命上哪儿去找？”

看牛信上山看牛是有规律的。每年的立夏这天开始赶着牛群上山，这一天村西头的老槐树下就会传来阵阵梆子声。立夏时节，山野间一片碧绿，草木郁郁葱葱，苍翠欲滴。牛在山坡上吃着鲜嫩的草，悠然自得。而到了阴历的十月初一，也就是寒衣节这一天，老信不再上山看牛了。这个时候，山上的草已经枯萎了，即便是牛上了山，也吃不到什么了。村里如果来年还接着雇这个老信，年前老信还在这里不走，那就要继续管老信的饭，也要好饭好菜地招待着老信。当然了，老信也不会白白地吃东家的饭，天气好的时候还会赶着牛群上山吃草，不过也只能去吃草尖罢了。即便是吃点草尖，也能为东家节省不少饲料的。旧时老信的生活是很好的，东家吃的都没有老信的好。早年，有一次，村里开忆苦思甜大会，村支书叫一位老信上去诉苦。开始的时候，老信死活不肯，说自己不会说，怕说不好。村支书说没事，你就尽管说，说错了也不怪你。到了台子上，老信说：“我

以前给东家看牛，吃得可好了。小梆一响，（早晨）小饼两张，中午米饭，晚上面汤。现在顿顿都是吃地瓜……”村支书一看不好，赶紧把他推下来，不让他说了。

我们村就在牙山脚下，每年夏天，老信都会把牛群赶上牙山去吃草，在牙山待上差不多一个月光景，牛群都不下山。老信每天带着午饭，傍晚把牛群赶到半山腰以上，晚上把牛群就卧在那里，两个老信就回家了。这样牛群距离山下远，距离山顶近。牛在夏天怕热，喜欢到有风的地方。山垆顶有风，牛群最爱到山垆顶上去凉快。晚上即便是牛群跑了，也只是会往山垆顶跑，不会跑到山下庄稼地里糟蹋庄稼。但是，有时牛群也会跑下山，那是赶上有的母牛发情，它就会带领着牛群跑下山，难免会糟蹋庄稼。

夏天到牙山放牛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夏天雨水多，牛吃带露水的草，就不用饮牛了。到了秋天就要把牛群赶下山，生产队也开始忙活了，秋收秋种，牛要拉犁来耕地种小麦。身强力壮的牛去田里干活，只剩下老弱病残的牛和隔年咩（指去年出生的小牛崽），老信再赶到村周围的山上看着。当年出生的小牛崽不进牛群，它寸步不离地跟着牛妈妈。

雨季的时候，老信也会把牛群赶去后野村前的那条河流饮牛。河流宽五六米，河道蜿蜒曲折，河水清澈，浪花朵朵。到了河边，老信用棍儿一指，五六十头牛就会一字儿排开，“吱”“吱”地开始喝水。一头牛一口气能喝四桶水，就是家里挑水用的水桶，这个是有根据的。有一年夏天，在生产一队场院后面的地里栽麦茬蔓瓜，当时生产队人员充足，用牛起垄的起垄，挑水的挑水，栽蔓的栽蔓，浇水的浇水，抹窝的抹窝。谁知牛渴了，老远伸着头去喝水。挑水的社员不让他喝，因为挑水太远了，累。生产队长说：“叫它喝，看看它一口气能喝多少。”那头牛也毫不客气，一口气竟喝了四桶水才罢休。

关于看牛技艺高的看牛信，还有一个故事。旧时村里有一户财主十分吝啬，他的一座山不让看牛信上去看牛，他叫扛活的伙计在山下围着整座山全部开荒，种了一垄两垄的庄稼，把整座山包围了起来，心想，这下牛群可进不去了，山上的草不能被牛吃掉了。他哪里料到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看牛信还是把牛群全部赶进山里，把山里的草给吃光了。财主去庄稼地里看了看，庄稼没有少一棵也没有毁坏一棵，只是山里的草都被牛吃光了，他气坏了。但是，他还不能发火，牛只要没有毁坏你的庄稼，总不能草也不让吃吧？财主百思不得其解，看牛信是怎么做到的？原来，看牛信把衣服脱下来，遮盖着财主的庄稼，用棍儿指挥着牛，一头一头的牛都蹦过去了。牛以为衣服是一个人在那儿躺着，不能踩着人，都用力地蹦。傍晚，看牛信也是用同样的办法，把衣服脱下来遮盖着庄稼，牛都蹦过来了，没有踩着庄稼。这真是“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”啊！

胶东风物

千年古刹
崮山庵

于建章

位于牟平城南15公里外，有一方圆百十公里的崮山，横亘于牟平区文化街道、玉林店镇、高陵镇三镇地域。在崮山东的一处山坳里，有一座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崮山庵，从此庵现存的碑文可以看出，崮山庵曾经是文人墨客吟诗作赋、读书写字之处，也是牟平史料记载最早的寺庙，距今一千多年。

清同治《重修宁海州志·卷九·寺观》记载：“崮山庵在州南三十里，山水明秀，不亚烟霞洞天（昆崮山烟霞洞），邑人多读书其处。”这说明，崮山庵当年确实是文人集会的场所，其热闹程度不亚于昆崮山上的烟霞洞。当地有这样的传说，当年全真教祖师王重阳来到宁海州（今牟平）传教时，首先慕名来到崮山，又逛了崮山庵。他发现崮山已被别的道派占据并蔚成规模，后被丘处机引领到昆崮山上的烟霞洞，传播三教合一的全真教。崮山庵的建设，极大地促进了当地道教的发展，也成为文人学子的寻幽读书之处。在清朝初期，庵里面的道士为了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，从华山石壁上拓片了陈抟的题字“福”“寿”两字，临摹在崮山庵附近的大石头上，落款署名陈抟。陈抟是北宋时期著名的道家学者、养生家，活了118岁，生前受过三位皇帝的召见，名噪一时。

崮山庵毁于上世纪60年代，被改造为麻风病院，目前遗址尚存，两块长约八十厘米、宽约四十厘米的“福”“寿”石刻保存完好。崮山庵在新中国成立前很有名气，1936版的《牟平县志》就有崮山庵的记载和照片，从照片可以看出，崮山庵的建筑很有气势，规模大而精致，能推测出当年香火之旺盛。

现在崮山庵已不在了，但是它的遗址和留下来的刻石，仍能让人想象出它当年的辉煌。